

瓠

瓠

洞

續

稿

甌甌洞續葉文部卷之一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碑文六首

平建越碑

萬曆十四年丙戌司馬中丞宛陵徐公奉 制討平

蜀吐蕃業已奏三城之捷會建越二夷起構亂藩臬

諸大夫請賈餘勇圖之公從容曰余豈一飯忘建越

哉顧念蜀多役民甫息肩又谿箐深阻機難踰度不

敢不重發然圖之此爲時矣於是謀諸按部使議且

甌甌洞續稿

卷之一

畫一乃 上言請討其大畧曰臣所部西土土人不靖非獨三城有吐蕃也瀘河之南邛池之東亘千餘里諸獠夷雜居由秦漢以來不受號自我 高帝傳檄下之始奉要束願世世稱蕃臣因置六衛越雋諸處而設行開建昌控制之已又勅憲臣一人居中治兵盖有深計焉頃二夷不逞大爲諸邊患在建則二咱負固奸 王命在越則黑骨夷以讐殺始禍流毒軍民且相望爲左右角以抗官兵罪在不赦臣有荷戈之責不敢避選事名而不以請願藉 皇上威靈爲蜀久遠計使臣得便宜從軍興一舉靖之臣不勝

大幸疏下大司馬議可公旋請於天部願得文武才
一人治兵虜不足破也天部推擇嘉陵守周君光鎬
應之公遂徵天全刺馬諸土兵益以牂牁犍爲諸材
官關士得一萬八千人而以鄧督將軍李君應祥帥
之參將朱文達將左軍佐以裨將滕光國遊擊邊之
垣將右軍佐以裨將王之翰周君適解郡符趣至公
大喜以一切機事屬之而總餉則大叅周君嘉謨稽
功則少叅李君士達分道食土則閩帥宰調元別駕
丘一奇並受司馬公密畫以行周君乃先諸將馳叩
郾阪問漢孔明出師故道刑牲渡瀘時諸路兵未集

而黑夷方據相嶺建夷日擾禮德二所出沒鈔劫閼
絕我聲援又夷黨安四兒煽亂城中戲刈戍者頭而
爭洩之時時遮殺過使道上旁若無人筇竿川原人
盡怖急鮮生氣會周君單騎馳入行間密設疑以嘗
相嶺賊賊恐退保桐槽明日奉司馬公令宣布

朝廷威德天戈所指意在誅首亂以紓邊畔而脅從
回嚮俱待以不死因密伺難端得一二大猾爲夷內
訶者捕論誅諸夷聞風稍稍震懼已乃移檄龍湖沈
黎按兵扼閭道勿動尋與李將軍禡牙越雋分布文
達攻河西當五哨之垣攻桐槽當大哨卽以其冬十

二月甲子夜傳發馳三百里鼓譟渡河殊出賊不意丙寅之垣兵先破桐槽凡三戰大咱敗遁而五咱尚據險迎敵文達兵夾擊走之而圍之旄牛山是夜擄槍星實軍中諱曰天亡虜也夜半五咱果潰圍遁與其死黨安守合明日謀夜襲將軍營偵至則將軍密徙他所而以裨將楊師旦提新調刺馬兵當之比賊千騎載燧至見大營已拔所遇衝突皆殫殫裸軀知其爲刺馬兵銳不可敵遂自驚擾相蹂踐死傷大半時丁亥三日也我兵乘勝深入蒐薙諸巖崗俘斬不下千人建境稍定獨二咱遁未獲司馬公移鎮臨邛

責問諸將吏師出五旬大憊無一授首何以故諸將吏懦懦失色益矢心戮力而前聲言益饒萬石爲久攻計賊乃大恐五咱走摩娑番與守復合諸將議必先破守而後咱可得顧守點詐深壘不出三月庚寅將軍計以裨將田中科部散兵六百人餌之而大軍悉西嚮圖五咱守果易中科兵寡弱謀出銳兵夜襲其營將軍諜知之陰遣材官高達勝部兵士三百人從間道疾趨伏中科營守至伏起大敗之斬守馬上而獻其刀甲甲飾銀繡雙龍刀刻五星文蓋酋之最豪者甲辰之翰兵破大孤出生得阿弓等七大酋戊

申禽五咱於昌州四月甲子文傑兵擒安四兒等四
大猾於西番因繫其家并得陰賊張煒趙應宣殪之
而大咱窮蹙走普雄丙子之翰兵攻普雄急得大咱
射殺之是日文達攻南箐之垣攻桐槽盡犁其巢柵
破之俘斬無算黑骨幾無遺種於是邛部酋來獻其
所匿印而四堡七枝諸酋長各率所部來乞降並釋
去惟廣洪番罪在必問屬之翰擊破之時六月既望
振旅渡河蓋是役誅叛夷種落四生縛大酋長十餘
而獻者七獲諸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収
降者三千七百有奇奪邛部印一奪鑣鋌弓刀甲盾

旄牛箠馬焚壘壘木樵礪房不可勝數且約大小三十餘戰皆完師而出入山隧下潦上霧無一卒犯瘴癘離蒸濕而稱病者豈盡人力哉天實贊之矣露布所過道路歡呼稱千百年再造不則建越非蜀有也於是司馬公郊勞諸文武將吏將吏曰公天威也士用命也將吏何力之有焉司馬公曰帝神武也將吏勤事也軍府何力之有焉夫軍府讓大功不居而將吏以下皆讓其由行古人之道乎乃諸將退而請於周君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置襄子亦曰蠻夷戎狄不式王

命遙迥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以懲不敬勸有功也今二夷罪浮於不敬而軍府寔
奉王命討平之卽紀勞彰大戮用示蠻夷久遠曷
嫌於自旌彼鏤燕然石而標銅柱交趾者豈盡哆乎
周君領之諸將因礪石介丘別駕馳數千里致幣山
中屬余碑予嘗頌采薇之詩六月出師及冬而還故
始曰靡室靡家不遑啓居卒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夫建越之師冬往夏還適與南
仲期不爽而將士之室家啓居與若所經雨雪楊柳
諸艱勞司馬公蓋深念之不欲攘其力以爲功甚盛

德事乃儼然於襄而南仲赫赫之名與天壤不朽豈
無徵而傳乎建越於是乎可碑矣銘曰於赫上帝祚
我 皇室八遐來庭鞮譯貢職咸戴嘉祉罔敢不式
蠢茲邛邛負隅猖狂矯誣自擅彪闕鴟張侵敗王畧
擾我疆場司馬征西請奮其旅鼎士虎臣響從所舉
聖德宣威深入蠻夷天鉞所加遠邇震怖顯僇元惡
潛刊內蠹四部一空諸酋悔悟苴蘭笮焚累疊角崩
乞降受號交臂矢膺問弔之師若時雨興凱還蜀都
歡呼盈耳鸞叢可宮鳥道如底椎牛饗士捷奏

天子龍顏嘉悅盟府書勞介圭列壤五兵其貽勛震

西土聲流不毛文武爲憲其孰贊之曰周與李勇畧兼資儒林將種並峙西隅岷峨造天巴江亘地按堵莫居亭不再燧樹茲豐碣以永千禩

張侯迎恩亭碑

迎恩亭何州父老思張侯而亭也思侯而亭稱迎恩何侯不欲有去思名稱迎恩以避之也然則迎恩何義初侯令鍾祥屬寮舉行能高等擢守吾州未一年而恩詔下褒邑績也又三年而恩詔再下褒州績也並得馳封其親進郎官爲大夫諸父老兩從侯迎恩西郊蓋人人喜色焉謂自建州以來未覩此

異典而亭且翼然當其處名義豈無取爾乎非父老
意也侯旣擢武昌郡丞去踰年諸父老猶依依亭下
將謀尸祝侯會侯奉檄行縣過進父老而謝之曰予
實不德守土五年無尺寸以裨父老父老不以爲厲
幸矣今雖以父老之靈託跡大郡而州猶吾部也奈
何使予獵過情之聲冒守官之禁晏然享俎豆以疑
上下觀聽徒重予不德乎諸父老乃勉從侯意奉迎
恩之稱大書扁其亭因礱石乞碑吳子吳子嗟侯有
遠覽不樂邀近名又踰年始爲撰次而碑之侯故涪
陵名家予嘗爲其祖若父作傳誌知其世德百年而

厚發於侯出必大爲世用比侯入 覲奏績州士人
亦嘗兩使予執筆爲贈言諸清節惠政業已纚纚別
牘不復敢爲諛辭乃今佐郡未二年頌聲在路薦言
盈 廷中外想望侯者日益衆安問州父老而以一
石爲重輕顧父老之情久而不懈其非有爲可知也
稗官野史猶足以寓風謠備觀采侯雖善避名能盡
掩其實乎故曰無根而固者情也無翼而飛者聲也
予觀侯刺州時政寬而不貸惡法飭而能矜愚尤樂
與人自新而不計其舊蓋用德禮長者之道臨之大
要與黃次公龔少卿同風及其遷去無論諸父老遮

道泣送之卽侯所嘗撻發撈掠而號大猾者亦莫不
流涕哽咽如失怙恃此何以感耶異矣異矣夫父老
以遺愛治亭若所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志不忘侯
也侯以迎恩易亭名若所謂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
志不忘君也庶幾上下交相成哉在昔蜀人祠文翁
交人思何武燕人社樂布其爲去思與州父老同而
迎恩之命名獨異予故曰非父老意侯意也竊計父
老之祠侯當在累遷之後侯豈能終避乎侯諱仕可
字叔見起家鄉進士亭三楹繚垣四週皆陶埴爲之
門啓綽楔堅麗爽塏庶民過而低回其前則張侯儼

然臨也而始終經營其事則予兄國典國化者民俞
一鸞三老也餘不盡列勒在碑陰銘曰

英英張侯綜今獵古奮迹岷峨策名天府作宰

帝鄉以煦以撫陟刺永興不茹不吐膏我疲民腴我
瘠土枹鼓不鳴萬室安堵五稔於茲瞻依父母民之
悅之式歌且舞 詔丞武昌凡三仕楚民之思之曷
其恃怙衆心成城乃建亭宇遺愛弗忘斯仰斯俯侯
不自賢功歸 聖主嘉命重臨耆孺快覩迎恩易名
措躬僕偃讓而彌光豐碑斯豈登第循良爲世儀羽
詎予一陬重若珪璋

大中丞世忠邵公生祠碑

公餘姚世家嘉靖中公之先大夫嘗爲昭武大守旣去之數年昭武人思而祠之予承其後蓋得俯仰祠下儼然奉遺像視已成事爲後事師暨予以大計入京公適舉進士每相過以祠事見問輒愴然泣下曰先大夫冢木可材矣其後公由中秘爲名御史薦歷廷尉拜大中丞出鎮南贛所至威鬯澤流風業光美赫赫負公輔望頃又自宅憂詔起開府我楚邦予從山中聞之舉手爲父老賀此天閔楚困而以公賜之楚人更生哉夫楚故瘠壤也列郡十五分州邑三

百有奇介在八省之中山川阻深道里遼遠當天下
大勢五之一又龍飛郢都爲先皇帝酆鎬發益
重諸藩封雲布羽衛星羅且西有三苗二酉之覺東
有長江大澤之虞而中丞臺寔紀綱之非有忠猷遠
畧未易制也至於窮陬僻谷功令所不逮部使所不
經則德意壅而不盡宣民艱閔而不盡上吏治混淆
而不盡覈在平居已多隱憂猝遇兵荒則四方不逞
之徒響應竊發所在輒議增賦餉之百姓益無所寄
命蒿焉忘其生業而有遠心今天下稱困急而難之
難者宜莫如楚矣公之入部也適當其難首下諸司

分布 詔令巡行郡國進老更於庭降顏問疾苦已
乃張設條教風厲守令以下與民休息已申考課法
右蕪平而左精悍去泰甚而不責苛細族罷不急之
役汰無經之需歲省不下數萬緡已勅所在繕城郭
聯保伍庠黜構用戒不虞會鄭鎮之譟甫解而反側
尚多不自安公捕得始禍者數輩請誅之餘置不問
鄭始帖然歲旱公從吏民雪不遑寢處穀價驟貴公
用平糴法伸縮濟之比歲又大旱公不勝其憂請留
漕糧備賑乃勅所在糜餼者而粟其老稚者所全活
不下數百萬衆宗祿不繼公感然曰此 祖宗朝所

親愛而富貴之者也可坐視其一日不鼎食乎因檄
諸司稽芻蕘覈歲逋以時共之又稍稍分俸以佐不
給未幾大盜起宿松據長旗山出沒鈔劫顧松雖畿
邑而與我靳春黃梅二竟互爲犬牙以故二竟人皇
皇持兩端或畏死而欲從亂或畏罪而欲守死遠邇
驚怖川陸並梗公聞變疾馳至黃州與兩兵使坐筵
曰此亡命小醜烏合爲亂不足圖第兵貴萬全有如
一面攻之賊不東逸則西蹂東逸則震留都諸陵
西蹂則震荆郢諸邸亡論繹騷我土地糜爛我人民
保釐之謂何矣遂約會畱都周中丞提兵夾攻之賊

果自潰而渠魁劉汝國等悉就禽露布所過歡聲震
山谷公乃郊勞將吏已但上書告事而不獻其功

主上益嘉悅之賜以兼金文綺亡何有詔召公入內
臺秉法紀董正百官公且戒徒而北過蘄蘄父老遮
道願留公吾儕小人徒以饑饉餘息徼福於天藉公
天威出水火而就衽席安矣藉今天不可再幸微公
其誰更生之會聞南臺御史有爲楚人請留公再鎮
而不報者乃相顧涕泣以御史之力不能得公何論
小人公行矣願千歲無恙小人第當歸而尸祝公踰
歲蘄諸王侯鄉大夫父老子弟聚族而謀生祠公且

礪石麗牲期世世報功德而使予文之予作而嘆曰
蘄人之役全楚人之心也卽蘄安而全楚安公之功
德大矣以勞定國祀典有之豈石相樂公血食一隅
者比哉竊又謂公家兩世三十年父以循良祠閩子
以保障祠楚俎豆相望金石流輝古今盛事指不可
再屈殆所謂忠猷遠畧之效也祠在蘄西南半里許
與襟江樓浮玉亭鼎峙寢室四楹饗堂三棟翼以丙
舍闔以重門斧石爲階陶甎爲垣俯大江爲湯池引
羣岫爲列戟巋然一京觀也公於是乎不朽矣而經
紀其事則州牧徐希明銘曰

衡和矗矗江漢湯湯雲夢七澤鬱爲帝鄉四封八
表宛在中央險阻繇既大且疆天灾叵測土脉膏
盲旱潦頻仍疹癘踉蹌道殣相望四曜無光雖有子
遺匪阨則僵冠蓋絡繹孰軫如傷帝眷南顧簡在
忠良爰命邵公重鎮荆襄宣威布德殫力勵勸察
睂求瘼籍秦流亡風厲百職捍患彌荒內奠公族外
靖疆場暴躬露禱轉灾爲祥胡爾東竟斥堠倉皇一
夫揭木羣醜踣梁驚我士女窺我葢藏公也赫怒六
師奮揚旣攻其心載搃其肱罪人旣得凱奏鏗鏘捷
聞天子爰錫褒章俄奉嘉命入侍嚴廊嗟嗟楚士

依戀徬徨銘功頌德乃築斯堂棟宇宏麗俎豆芬苾
祝公諱考百福穰穰俾爾孫子寢熾寢昌豐碑昭揭
永大勿忘

韓公攝政碑

晉勳韓公起家進士初授鄖子理未幾奉其尊人諱
以歸廬居三年改理吾鄂其理兩郡不獨治獄平而
清聲流江漢間為三楚庶吏冠諸屬父老盖跂足望
之矣會吾州長吏入計兩臺使謂公曰州民坐塗炭
極矣微子其孰起之於是公捧檄來攝州事至卽宣
布兩臺使教令矢諸明神與諸丞史輿隸約莘野一

介關西四知不佞自爲儒生佩服之矣今且竊祿受
事有如不愛簞簞而以一介于四知請得聽若鳴鼓
卽不鼓而道路以目吾獨不畏明神監乎若屬其亦
改圖毋復崇奸稔惡骹骸吾法而魚肉吾民有之亦
明神之所厭也請得操三尺按之不汝姑息已又與
諸鄉正里魁約不佞知父老患苦苛政久今願一切
除之與若休息禁追呼緩詰捕使若得遂其生殖保
有室家與閭里相守羣備非常其益戒器訟謹蓋藏
毋逋正供毋行文罔使不佞得效鳴琴卧閣與古人
同風拜父老之賜也不則非吾良民吾亦不得私茆

之諸慄慄受約公又寡嗜欲簡輿從節佚需衣澣食
疏卽薪米魚菽諸纖嗇小物不以俸易之不入其解
行之一月而通國信三月而比屋安市不飾賈野不
輟耕一卒不出郊一鎗不入境訟者悔罪輸者應期
諸左右巨猾皆號虎而翼蛇而足狐鼠而城社者悉
憚公廉威宛舌屏氣一無所肆其毒於是農歌於野
商謠於市士相賀於塗女相慶於室莫不謂韓公吾
天也而粹白之操則冰玉也而慈恤之政則乳保也
而摘發之神則照膽鏡辟邪珠也安得州人常戴此
天平會兩臺使有所咨問公公當趣駕暫徃父老皇

皇然惟恐公不復來相率遮留公者數千人或寨其
帷或捧其屢哭聲震於山谷公亦爲之泫然嗟乎異
哉公攝政唐三月何得民之速乃爾而民又胡爲謬
致其情哉客有曰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今公出
州人於困亂而席之平寧不啻鋪饌而飲暘也卽一
日見德矣尙待三月古有攝魯三月而化行攝齊三
月而政令一者公豈其徒也晉叔向亦云良吏所居
三月而六畜不濡而况人乎由是觀之公之得民與
民之德公殆不可以久近論淺深也嗟乎異哉客得
之矣父老旣送公而猶戀戀不舍因謁予曰吾儕小

人自兒齒以及黃髮所見賢能吏不少至欲如我韓
公約已稱真庶牧民稱真愛則百年來一見也豈獨
未見卽父老所傳郡乘所載不知幾千百年未之前
聞也夫以三月之間而遺千百年稀遠之蹟是尚不
可紀乎予唯唯退而紀其事將碑之適公反駕諸父
老之最高年生平不見官府者數輩趨迎公因以碑
告公謝曰父老愛我而浮譽我奈官常不可何已又
過予力謝之予知公讓讓不遑姑不敢強乃公又得
代去且三月餘父老初情亟亟不可遏碑告成矣公
名魏晉勲其字魏郡東明縣人諸父老列在碑左

明相國呂文簡公祠堂碑

按公姓呂諱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起家桂林嘉靖甲午中粵西鄉試登庚戌進士一甲第二人由史官歷司業祭酒官詹侍郎大宗伯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累贈曾祖以下三代祖妣俱一品錄廕子弟凡四人至萬曆戊寅十疏乞骸骨歸上賚予殊厚且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踰歲抵家越庚辰元日薨於正寢訃聞上悼之輟朝議卹賜祭十一壇追贈太保謚文簡遣官行營起冢儀章甚備朝廷恩禮大臣未有加於

此者其子興周輩因建祠饗公而奉公生前累受
誥勅及身後所膺贈官誥命御製祭文並勒豐碑用
彰主上恩德光延俎豆澤沃泉壤公之爲桂林重
不啻九鼎大呂矣乃楚興國之大台縣爲公先世故
土而五世以上祖冢纍纍茅潭里中有司爲禁樵牧
過者無不改容下拜曰此相國里也且始封一品是
曰鑑祖非卽由楚而戍粵者乎其澤未斬其游魂未
必不依依故鄉況公每懷五世反周之義由鑑祖及
公才四世耳公嘗一過茅潭展墓叙族而與里人交
甚歡已又治第州城觀爲其季子興武議婚開產業

將遂以州爲菟裘計甚深遠海內士所共聞也夫桂林特公家徙戍甌脫一借公重遽使全粵爲名都而家廟邑社蒸嘗歲舉里人乃不得望而禋之奈負公之靈何於是父老因諸士大夫謀於國倫國倫以告郭令遠達曰盛典也願身任之旋請於韓太守濟濟曰盛典也願力贊之蓋守爲公所舉士而令則國倫門人故議不待更端而定役不待持久而興事之所由舉也蓋有會焉令旣相地於縣北里許後負西里山前臨車馬孔道於是捐俸慮材誅茅測景建堂三棟而卽以神櫝居其中乃布露臺除甬道管綽楔爲

門繚以垣堵塗以丹青夾植松桂諸木翼之門左左
爲守祠者廬而又買地若干畝附祠左右歲可得數
金爲春秋二祭資又礱石以待碑者士大夫若向僉
事日紅周光祿價徐舉人立朝與二三縣僚文學博
士時時佐令視工蓋經始於庚寅初夏而卽以其秋
落成郭令於是筮期奉相國主登堂入櫝端冕而牢
祀之諸父老與行路之人觀者大悅莫不竊歎微公
不能發山川巨靈微賢守令不能舉千百年曠典猗
歟盛哉季子趨而拜之俯仰徘徊愴焉有深感退而
告國倫曰先相國志欲反楚而先家興武於州乃竟

阨於疾而奪於年惘矣惘矣猶幸茅潭有社郭門有
祠庶幾先相國之靈兩在乎若曰神依於人則興武
在此祭有元河而後海豈河尊於海哉或源也或委
也今卽源楚而委粵亦人子之心也而況兩在並裡
乎國倫然其言季子遂具書報伯子時伯子已自先
祿少卿稍遷應天府丞過家得書大喜因與二弟舉
人興齊中書舍人興文遣使致幣屬國倫記其事碑
之國倫憶嘗為公作狀論其世已詳茲不具述第述
祠所由建為里人風夫里人竊竊焉願祠公謂公起
鼎甲拜相位冠羣僚名聞中外望而裡之足以張楚

如是而已乃公所以能使人祠而守令士大夫之樂
於祠公者則不以名位而以立朝大節故在朝則朝
重在野則楚粵兼重里人不盡知也考 國朝以一
甲第二人入相者自永樂苗文康公衷至公凡七人
而位極一品且得謚則徐文靖公溥與公二人乃若
歷官三十年守正而進見幾而退始終醇白上下無
間言爲一代完名則公一人而已嗟乎此殆有常相
疏太傅所不及者難矣哉若其啓沃三聖師表天下
儒紳定禮樂弘謀猷夾輔勲勞書在秘室卽士大夫
有不盡知何論里人其爲楚粵交重而交祀之公蓋

足以享之也國倫楚人請以楚事喻昔者尹吉甫起房陵爲周內史其後周與房陵並祠之孫叔敖以下里士爲楚相後楚王封其子於寢丘奉敖祀而下里之祀卒不廢諸葛武侯其先瑯琊人後起襄陽伏龍山相先主保蜀至今蜀所在有武侯祠瑯琊襄陽之祀亦並不廢則信乎神依人哉公盖與三君子無古今而楚粵並有子孫族類爲依又三君子缺典也今公下世已十三年祠成且二年而韓守與郭令亦已相繼遷秩去季子日過我以碑爲請遂自忘其老病勉爲之而系以侑神歌三章章八句

一歌曰靈之來兮自玉京撫三象兮下太清駕蒼龍
兮驂赤鱗霞爲佩兮霓爲旌只尺兮殊庭陟降兮明
神拊鼓兮鳴笙俎豆兮苾芬

二歌曰靈之來兮自桂林踰九疑兮眇洞庭乘鄂渚
兮思故林睠東方兮樂繽紛考蘭堂兮壁以蓀充椒
桂兮繚杜蘅采三秀兮奏五英酌玄鬯兮氣氤氲
三歌曰靈之來兮自茅渚一舉兮明霞端森玉珮
兮鳴珊珊手瓊芳兮視耽耽儼息駕兮湖之于簇孔
盖兮候青鸞雲輦轡兮蒐來還享明禋兮旨且安

明吏部考功員外郎敬甫穆公神道碑

初予與敬甫未有交而友人王元美則嘗以敬甫大義語予予心高之蓋二十餘年而敬甫又嘗采錄明詩謬及予不可謂不相知也暨下世之明年其子太學生光胤馳書三千餘里以大司馬拱辰石公所爲狀來屬予爲作神道碑且曰先考功遺命也予復何辭按考功名文熙字敬甫世爲魏之東明人其受姓則自魯穆叔穆生以後未詳所傳而可傳者高祖敬敬生山山生錦俱力田不仕錦生封禮部公陳實娶陶安人以嘉靖丁亥正月十一日生敬甫封公故業儒不售旋棄去而經營其家已見敬甫岐嶷慧朗知

非常兒累延經師教之八歲屬文卽有奇氣十六中
里選爲邑庠諸生每試輒儔與今司馬公結總角交
歲時相砥礪而心下之已司馬公先第敬甫益奮志
下帷曰有不與吾友同朝而仕非夫也踰三年辛酉
敬甫果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齊魯宣雲
江漢間所過名山大川無不周覽而豪詠之已稍遷
行人司副晉工部都水貲外郎隆慶戊辰司馬公已
爲諫官抗章言事數中貲人不法忤 旨逮至
闕下受杖諸中貴人將甘心焉戒司門者不得闌入
一人敬甫獨攘臂排闥入遇朱程二帥長跪請救諫

官死以全 主上至仁而二帥憐才名亦自此爲當
世重豈無意乎二帥曰義士也第起視之諫官不灰
矣杖旣諸中貴人猶患其不死也左提右曳鞭箠交
下血肉淋漓敬甫以身蔽之乃得扶掖而出僦寓都
門外爲之延醫視藥累日夜不怠比視司馬公稍稍
有生氣遂捐藥賣宅謀與俱歸會封公適至或謂

東宮恩旦夕且覃蓋少需受一命以去乎封公曰休
矣吾不忍以一命損吾兒大義也敬甫遂得脫然與
司馬公方舟還里中至今談者髮上指抱心猶錯愕
爲公危也後元美治兵魏郡表敬甫之廬曰忠義鄉

庶幾與鄭公通德並稱哉非久 朝廷用薦者言詔

公起補禮部

員外郎而封公之得如其官與孺

人之稱安人皆自禮部受

璽書也無何遷尚璽丞

尋改吏部考功員外居考功七月雅能以直道佐其

長司黜陟會所善部御史論劾權貴人權貴人疑其

疏出敬甫手目攝敬甫敬甫曰可以去矣因謝病求

去不得出爲廣東按察副使非其好也遂拂衣而歸

築逍遙園以自老已乃手裒其所著詩文若干卷題

之曰逍遙園集屬所善劉御史梓而傳之海內學士

大夫慕敬甫大義久豎得讀其全集莫不盱衡擊節

而歎曰微斯人而有斯文哉卽四方墨卿詞客聞敬甫之風者造請無虛日其所與神交而以郵筒相倡和則吾元美與銅梁張肖甫汝南張助甫也敬甫居恒好客客至輒治具爲文酒會累日夜不休賴封公與陶安人善積居以佐之庖廩取諸官中無所失客意敬甫又知封公性樂施徃徃推其意廣之萬曆丁亥戊子歲累饑邑境人相食殍相望也敬甫父子惻然閔之因再輸千金助縣官行賑所全活不下二萬人義聲洋洋動畿輔矣事聞上嘉之詔有司管綽楔旌其門固辭不見允乃復資百金助工曰吾不忍

以賑賈名反重吾邑人困也比歲秋大潦野無糧薪
敬甫出所積薪萬束施邑人邑人無不待之舉火已
又割地一頃充學田捐百金飾學宮百金周貧儒而
諸宗黨戚屬之蒙其卹者則無算也每聞臺使交薦
其賢輒掀髯笑曰將奪我逍遙遊而役之方內耶無
以爲矣蓋其志在雲霞水石間一無所羨於人世晚
年尤好著述而傳行藝林者已十餘種暇日則蒔花
竹狎禽魚以自適最後聞養生家言而心善之將內
外兼修以希延年住世屬遭封公安人喪過哀毀質
驟爲風溼所中證遂不可治其在彌留時顧謂光胤

曰而父一無所恨第累歲詮次文選未卒業而棄前功私心甚缺夫遷之續談也與昭之續固也其書皆有所託而傳也是在吾兒矣語畢遂化去時辛卯十二月三日得年六十有四司馬公以爲厭塵壒而返帝鄉也倘其然乎一子卽光胤博古好文善繼述二孫元騏元驥尚幼諸婚嫁姓氏詳誌中吳子曰古稱死友若羊角哀荀巨伯其所爲輕死生眇小一節士耳乃若司馬以身殉國不負友考功以身殉友不負國出萬死一生爲國家培正氣爲天下萬世振綱常義亦大矣哉乃其一官隨起隨躓第浮雲視之

卒以逍遙終焉而獨司馬受 上簡注身爲三部尚
書功成夾輔非敬甫爲之地而誰也若其吐詞宏麗
著書雅馴並稱不朽大業其才非止用一世矣至不
私其家以全活萬衆又何仁也公家穆叔有言身沒
而其言立於後世謂之不朽穆生亦以見幾去楚而
免於胥靡市春之辱公其猶有祖風乎是可碑也已
銘曰

宗國之胄肇自季孫舍魯適魏茂啓來昆封公樹德
爰高里門考功崛起奮若冥鯤才兼六執義烈三辰
古心危行廩廩朝紳爲能不有其身而衛友人成其

君爲仁君爲能不有其家而振邑人成其親爲仁親
不磨者文不朽者名今之君子其孰與倫勒茲豐石
爲千萬禩徵

甌甌洞續景文部卷之一終

甌甌洞續彙文部卷之二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刊

墓誌銘七首

明節孝張母馮孺人墓誌銘

孺人蓋涪陵張茂才孔時之妻也茂才公蚤世孺人
年甫二十二孺居凡六十四年諸督學使御史大夫
侍御史之部屬者無不薦孺人節孝而累旌其門事
載蜀志稱張節孝云行年八十有六卒於家其孫鍾
祥君仕可痛弗及視含也泣而爲狀自鍾祥遣使請

甌甌洞續稿

卷之二

楊煌

予銘夫節孝如孺人可以風矣又得藉慈孫以顯其名跡豈予猶弗樂道乎按狀孺人姓馮氏世與茂才公同里稱望族父景賢仕爲河泊使母袁氏以弘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生孺人孺人生而端靜寡言笑河泊公異之擇相得茂才公曰是世家子其先有隱德其後必昌因以孺人歸公而裝遣甚盛初公家承累世鉅資屬其父廷璽公好施予緣手且盡又破千金之產爲其從子輸官遂中落孺人甫十七爲張家婦卽能解其裝佐家奉二尊人魚菽行茂才公經師修一無所靳歲時食饗家祠酒脯賓客以及庾廩壽

藏雞豚孕字之屬雖至纖嗇罔不躬執其勞而閭以
內庶幾井井治矣會茂才公暴病卒時二尊人垂老
二子呱呱襁褓中孺人痛毀幾絕誓以身殉其姑何
忝抱孺人且哭且慰之曰新婦歿夫得矣奈二孤何
卽二孤不乳兩老人皆餒鬼耳豈新婦忍乎於是孺
人強起忍飢寒襄大事稱未亡人屏處一室內外姻戚
一切弗通往來兄詔欲奪其志孺人毅然以死拒曰
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會歲凶食指告匱孺人日夜勤
紡織以帛易粟調以精者奉舅姑哺二子而自饜糠
覈甘之無何舅姑相繼疾革孺人竭資共藥餌焦毀

形神夜焚香願天願以身代舅姑聞而憐之泣曰婦苦矣汝誠無夫吾實有子兩老人卽不諱何以報婦第願它日得婦如婦耳聞者莫不傷之孺人旣拮据治二喪如禮其後貧日甚餐粥不充而孺人自慶晏如惟日望其二孤有成立長怡次慎並負大志卒用孺人勤儉之訓治生開產業至累數千金而張氏復振顏孺人有家且老猶手自劈麻理絲組而身衣布素以爲常每遇舅姑與茂才公忌日輒手治簞豆薦之哭盡哀至其誕日則又戒子婦不得稱壽曰非未亡人宜也嘉靖壬戌秋孺人卧病貼危二子憂懼請

延醫視之孺人曰吾恨不及爲汝父薦棺槨視若曹
以至於今死亦晚矣豈其手尚可使人脉乎二子又
請命工像之孺人曰吾幽居五十年雖至親不面奈
何面畫工且遺其像面後人乎又戒其子勿尚浮屠
勿治美棺曰浮屠爲人懺悔吾無悔何懺且若父祖
皆以家難薄葬而後喪踰前非禮也涪士大夫至今
傳以爲名言後孺人病復起矯健若故且觀諸孫多
朗秀可授經術時時割機杼爲贄曰使若曹知出吾
力庶幾思自振也諸孫退而力修其業成儒者四人
而獨鍾祥君先舉於鄉孺人喜且泣曰若祖父不待

矣後鍾祥君四上南宮不第孺人命之入官且諭以
守官牧民之道有耆儒老吏所不及詳者已鍾祥君
謁選得宰今邑則奉大母教以拊循其民民甚戴之
戊寅冬鍾祥君遣使人司爲孺人壽適孺人病已踰
月謂使者曰不復見吾孫矣辛告吾孫夙夜服官毋
以我爲念遂卒卒之日爲萬曆六年十月初七明年
十月十六日葬火峰舖生男二怡娶羅氏慎娶夏氏
孫男七孫女四際可娶李氏勉可娶熊氏求可娶操
氏獻可州學生娶吳氏行可州學生娶陳氏女一適
劉大儒一尚幼並怡出仕可卽鍾祥君娶湯氏立可

府學生娶王氏女一聘程進階先卒一適戴民樂並
慎出曾孫六曾孫女三俱幼予聞託孤難死節易忠
臣烈婦一道乎若荀息所稱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蓋其難矣方茂才捐館時孺人何愛一死顧二老
二孤並以孺人爲命則有難於死者而竭力矢忠仰
事俯鞠六十四年如一日坐見其子殖於家而其孫
顯於國是謂其濟君之靈也又安用以死繼之夫孺
人之有昭節而以壽考終也天之祚張不已厚乎銘
曰

貞姬潔婦往牒攸宣苦節純孝罕聞其兼母也天植

不貳所天自筭及耄一志靡遷二老有終遺胤成賢
爰篤家祚宗祊載延表宅旌里汗簡流傳日月爭耀
金石匪堅考終罔缺正氣獨全精靈如在炯炯斯旣
明詹母吳孺人墓誌銘

詹仲子頃補麻城文學官則先走下雒訪予越歲被
召爲翰林孔目且行又過予言別因出其母吳孺人
狀稽顙涕泣而請曰慈母棄不肖孤蓋藁葬者垂三
十年今始得瘞於某山之陽卜以是歲十二月某日
舉而告藏願先生爲誌其幽卽景鳳世世且不朽予
於仲雖新交然知其莊事予爲母也敢不拜命按吳

與詹俱休邑著姓孺人爲吳丈人長女母程出初孺人貌侵而目眇吳丈人意軼軼惜之從日者筮遇蒙之九二其占吉宜納婦克家吳丈人竊喜已擇倩得詹處士益大喜以爲有宅相如是占不虛告矣年二十歸處士處士諸高行具其傳誌勿叙孺人外朴中慧事處士如賓終歲布裳操作不樂爲治容又多心計佐處士賈會處士賈閩鄰人有盜其大父金者業已執賊仇家嗾賊先自殺而誣大父殺人邑令方利其家坐大父抵死而盡收其族窮治之處士聞變自閩匍匐歸詣縣白父冤狀語侵令令怒持之益急處

士幾斃杖下終不易辭令雖心壯處士而執不爲理
孺人泣曰獄成詹氏不臘矣間行告急吳丈人有如
詹父子不免爲冤鬼兒豈有死所哉兒聞父善青陽
令青陽令善令君誠得青陽君爲容令君固不待其
辭之畢也丈人如其畫得青陽詒書令君事遂解里
人稱處士能子而不知畫自孺人出矣誰謂生女不
足爲緩急哉後處士賈湖陰孺人遭大母喪躬治含
歛如禮而朝暮哭盡哀暨處士奔喪還詢之一無遺
憾尋佐處士創家廟修五世功而督誨其二子爲賈
爲儒謂賈任父勞儒當顯名亢宗也居恒耻言人過

卽兒女有過不忍加誅語凡孺人耳目所經終其身
記憶不忘里中舉女子率以時日告孺人其後子女
議婚叩孺人如閭史孺人晚年眇眇甚久之遂盲然
猶娓娓口家事督過諸婢不休婢有悍黠不用孺人
命者孺人時時仰天長歎彼謂予盲也予心實不盲
豈能一日不有而翁家乎坐是日益憤悶無聊卽二
子諸孫娛戲其前不解也屬仲子守經術幾二十年
不第里中少年往往竊笑之孺人則謂仲負才不羈
人亦不易識譬之神龍雖伏九淵而聳壑昂霄之氣
固在豈至於斥鷃比翼哉第俟時耳未幾孺人頤頰

驟豐顏色暈如赭玉人望之以爲壽徵也居月餘忽有寒疾小間復作遂不起蓋在嘉靖辛酉二月十二日距其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天年六十有五後七年丁卯仲舉於鄉又十五年萬曆壬午處士下世子二人長景舜娶汪次即景鳳娶張女七人其五適周政吳巡黃仕邵汝張劉應麟其二殤男孫六人邑學生萬善聘胡萬言萬賓俱聘汪國子生萬英聘夏萬有聘張文孫五人尚幼吳子曰孺人以一眇小女子初履詹氏之庭遽能畫策脫翁壻於大難何壯也非徒內德茂矣至識其仲未遇時而伏龍而之

乃竟發賢科備八史職名位且殷殷起卽孺人身後
之澤豈有涯乎蓋可銘也已銘曰

嗟母氏貌侵而德碩目眇而覽宏策其家而家難平
穀其子而子業成宜尔多孫延尔令名黃山白岳之
間葱葱菁菁爲母氏佳城

明畢節婦吳氏墓誌銘

節婦爲休寧吳記公女畢仲子承良之妻也年十八
歸仲子二十四而孀居三十七以完節下世宗老賢
之私謚爲節婦因属其叔氏太學生承恩具狀馳謁
于申之曰忠也不造幼失母依嫂爲命蓋自髮燥以

來不知嫂之非母也今不及事嫂矣將以其年月日
奉其柩於某山啓仲子之窆合葬焉碩先生爲誌其
幽而銘之庶幾報嫂萬分一嗟乎昔子思爲位哭嫂
東方朔不忘其嫂長養之恩兩賢賢矣而其嫂之賢
不益彰乎狀稱吳畢二姓並以貲豪其里相結爲世
親節婦方待字閨幃時業已精女紅閑姆訓暨履畢
氏之庭益能賓事仲子而孝養其二尊人每恂恂以
其身下伯姒歲時登堂爲壽上食進衣履悉視伯姒
爲豐嗇不敢有所先在禮娣姒猶兄弟也其近之矣
尋遭姑喪諸喪具則多節婦手出哀禮並至會其姒

稍病不能家輒躬厲勤約佐之而家政益飭門以內
無貴賤無不私心德節婦者又視兩幼叔襁褓中甚
恩由乳鋪承襦以及修經師供饋游學一無所愛其
餘力叔每感泣謂人二孤不自意無母而有母也無
何仲客歿訃聞節婦悲痛絕粒誓以身殉其父母娣
姒力勸之謂仲無嗣汝實有身幸而生男仲不死矣
與其徒歿斬仲後謂何節婦姑強起忍歿以待觀歸
每哭幾絕已而免身又女也節婦椎心呼天曰天之
罰仲深矣未亡人何以生爲蓋自是日益毀瘠杜門
屏膏沐矢以布衣蔬食延餘喘諸宗黨一切慶吊並

謝不赴第與其二女日夜勤紡織乳相吊耳後舅氏且老欲以其庶子嗣仲而屬節婦撫之節婦曰爲舅氏撫勿可以第繼兄母乃不可乎已從宗老議于伯兄之次子有登爲嗣會聞舅氏客歿而叔氏承芳又卒於家伯兄承德亦以家難驚怖病胝危節婦又椎心呼天曰天之禍畢未已也奈何不以未亡人身代之里俗婦人多私厚其女或有諷節婦蚤爲二女地者節婦徐應之此伯叔公共之家也女自有家未亡人何得私予卽仲子已立嗣恒產不備如祀事何於是乃括其生平所儲貲若干授伯叔爲置祀產以

遺有登未幾疾作益悲思其夫遂鬱鬱不能起生嘉
靖庚戌六月十四日卒萬曆丙戌三月初五日二女
長適程某次聘程某嗟乎傷哉節婦初欲死其夫不
得已欲幸一男以不灰其夫又不得展轉沈憂卒不
逮下壽而盡志亦苦矣其稱節婦何忝焉乃予旣難
其節而猶嗟異其比於禮若慈幼叔能使其叔毋視
之與不私其女而厚遺其嗣此大有裨於風教雖才
丈夫難也人言匹婦之行不出閭巷豈其然乎銘曰
古有貞姬從一無貳風教旣夷閨德鮮備子子吳婺
獨秉斯義少寡含辛守死不易匪石而堅匪玉而粹

孝竭二尊慈彰二季訓女擇繼惟禮是比毀瘁以終
乃見初志居今蹈古閭史勿替勒此貞珉永託幽竈
明勅封太孺人謝母鄭氏墓誌銘

頃歲六月謝少叅蒙叔自蒲首來爲其母孺人乞銘
予觀蒙叔服已除而戚容未解且冒暑雨間關數百
里外面欲不朽其母意至殷也予何敢辭按狀孺人
嘉魚人鄭司訓女母龔出自少端靜敏惠精擅諸女
紅會蒲圻少司馬謝公爲其子文林君於庭擇相得
孺人卜之宜家遂納吉逮孺人歸文林君則能敦孝
謹善承司馬公甘宜人意公悅之因授以家柄載其

宜人與俱宦遊四方鮮內顧矣乃孺人之柄家也視
謝氏累貲厚祿一非已有第爲操局鑰謹蓋藏已乃
躬執勤儉日督諸減獲外耕內織計歲入以足經用
約有奇羨悉手籍以待宜人歸司馬公益大稱善方
文林君諸生時性稍峭直好面折人過孺人每從旁
微諷之輒解暨入貲遊太學則又申戒之茲行與四
方士交願少折節毋自徽徽損德譽非豪也文林君
謝曰冒言哉尋又代文林君修經師督誨諸子不少
姑息已文林君歸視諸子經術漸明大喜曰子爲吾
益友也者而又爲兒嚴師謝氏其振乎未幾伯子師

啓以髫年補邑學弟子貢試輒高等司馬公老且病猶日摩其首而屬望之比伯子與其仲師彥先後舉明經同登辛未進士則公不及見矣孺人且喜且悲與文林君事甘宜人益謹會聞仲子暴卒於京孺人悲益甚病矣顧獨念甘孺人在疚不忍傷其意時強起而寬之伯子初授東昌府理官且行孺人面命之兒爲刑官寧昏母忽寧寬母虐第使齊魯人于公而父雋母而母幸矣伯子如母命理東昌三年稱操法平天子嘉其績下璽書褒之因爵其父理官母孺人無何伯子被召入御史臺遇上覃恩文林君又

得奉再命易理官而稱御史孺人同之蓋異數云伯
子在臺中三年嘗侍上經筵多所抗言朝政劾治
大臣不法上並嘉納之旋命按兩浙風裁凜凜所
上兩浙賢能書類多一時名士未幾稍遷河南按察
僉事福建叅議並以正直著聲稱固自孺人內教豫
也後伯子中忌解官歸間謂人曰啓自省於世一無
所負獨愧負吾母耳孺人聞之曰過矣自吾為謝家
婦常恐有所失墜乃不自意五子兩舉進士三為經
生兒又以金紫歸侍吾養也長老且以為榮兒復何
所缺望意猶歉歎耶過矣於是伯子晏然承歡不復

談畏途事居數歲孺人病卒人言伯子不盡究其才
歸而爲孺人視藥視含無復遺憾厥有不幸哉孺人
生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乙酉十一月初
八日享年六十有四墓在某山之陽去邑若干里子
男五人長卽少叅師啓婦揭氏封孺人次卽進士師
彥婦金氏次庠生師嚴婦張氏次太學生師迪婦吳
氏次庠生師作婦金氏而師相師模則庶子也邑人
任文定曰文林君故蜀人甘氏子從其大父司訓蒲
會司馬公有德宮之戚娶司訓女爲繼宜人因子文
林君爲子承謝姓後宜人有子爲光祿監事公猶主

文林君如初且抱諸孫皆繼體矣屬公晚年於文林君有微介而遇之近厲文林君稍稍不能平孺人心憂之去筭側席引過自咎徐以大義規文林君曰君自孩提爲司馬公後因之有室家長子孫世受謝氏恩不薄安得以微介有惑志人將謂子道何文林君大悟卒善事司馬公而猶厚視其弟監事爲之延師聘婦不以煩宜人暨監事中夭孺人哭之不啻哭仲子至撫兩庶子若已出文林君心德之嗟乎孺人豈惟內德茂卽善處人父子之間難矣難矣狀又稱孺人性樸素居恒衣不重綵食不兼味至急宗人之難

卹內弟之私則慨然解橐裝一無所靳此自天性慈厚芘本根而積慶來裔有以也何論細行哉予故志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毋也令德天發其祥為邦之媛為謝氏匡聲不踰屏徽音洋洋履不及闔帝命煌煌祚于而家儀于而鄉宜爾子孫寢熾寢昌百千萬禩幽靈斯藏

吳室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兩孺人為會寧令吳國賢先後正室蓋嘗佐國賢成儒備歷家難與同憂勞且竝長子孫將大吳氏族國賢賢而功之久而不能忘為狀請銘於予予覽狀凄

然動虞虞之感因采其大者志之按兩孺人與國賢俱崇陽邑人其先雷氏爲處士星女其繼胥氏爲處士南女雷故峨眉尹後孺人習聞內訓稱閨彥嘉靖壬子適國賢國賢年甫舞象業已抗志攻儒術父逸士君雖心期之而猶戒勿自苦乃國賢自受經以外夜取先秦兩漢書擁被讀孺人爲灌膏煮茗佐之令勿伊吾出戶以憂逸士君明年國賢試爲邑諸生旋應鄉舉不第逸士君怏怏有憂色國賢益自奮勵積書牀第間日夜誦讀與孺人相對如賓顧逸士君寢疾不待矣蓋三年孺人與國賢哭同哀喪同易且念

逸士君猷望於國賢也為有疚心會歲饑粟驟踊貴
十口嗷嗷又困繇賦不給孺人蓋恐奪國賢志晨起
手餉諸農人治田厯厯充卒歲尋又與國賢服王母
喪三年孺人瞿然瘁矣隆慶元年丁卯國賢舉於鄉
歸而拜母因謝孺人內助勞孺人愀然曰榮矣奈先
公不及見何明年國賢還自京師下帷修故業孺人
佐之如初會國賢將舉王母與季父二喪適孺人有
娠不乳而壞遽與國賢訣曰吾殆矣恨不及贊于襄
大事且自先公齋志而歿姑老子幼家未造也子其
抱圖之母以一婦人有微勞於子而過自傷國賢哭

之愈慟爲服廬杖蚤暮不去喪側遂中寒氣成瘡經
臘不瘳安孺人患之因亟娶雷孺人爲繼室蓋國賢
與其兄守鼎故同業也乃孺人履吳氏之庭七閱月
若處素室夜不解衣爲國賢視寒溫供七箸已耳後
國賢瘡稍愈而飲噉漸微又時時念故室淚交於睫
不止孺人每將順其意而曲慰之又厚遇雷之父母
兄弟一無所愛至上堂事二姑下堂撫雷所生子女
無不各當其意則出慈孝至性也是時國賢雖再困
公車雅好修古文辭以自見而一切家政委辦孺人
孺人無不立應庶幾有鸞鳴雛佩之風焉已視國賢

所嗜圖籍百家言輒不吝解簪珥統緒購之而佐讀之勤有如雷孺人復起也遠國賢殯雷孺人則孺人縞素治喪無異喪其同胞姊宗鄭人極口嗟異之其後國賢累困而志不詘孺人事之益謹最後國賢憂神人見告今年不第且有災孺人大恐比歸則孺人擁幼子稚孫迎賀國賢曰子幸抱完璧反以無禍爲福足矣安見才美如子不有命可俟乎國賢以爲然徐就齋居究用世猷畧踰月孺人病熱瘥至不能御盥盥而猶禁勿令國賢知比知則頭岑岑不可起矣嗟乎兩孺人先後事國賢皆所謂衰穉耦也暨下世

後國賢始受官之窮邊庶幾三載報政可沾 馳恩
及泉壤顧未及瓜而奔母喪歸矣夫兩孺人竝有士
行而茹荼苦無淺深乃俱死非其年享不逮祿傷哉
茲國賢所爲抱慟不已也雷生男子二人曰徽曰徽
並諸生徵娶周一聘文徽娶龔叔載女繼娶王自明
女女子一人聘諸生蒙應光男孫四人其昌其冕徵
出其昇其冕徽出孫文一人亦徽出胥生男子二人
曰徽曰效徽諸生聘諸生龔衍材女效聘武昌衛指
揮使劉日孚文萬曆戊寅某月日國賢葬胥孺人於
邑之園出越己卯某月日啓雷孺人殯合窆焉志成

而銘之曰

淑哉二女宛其逝矣蘭則通芬玉則繼美胡然祀故
鬼而又哭新鬼彼偕老者誰天道爾爾俾爾子孫繩
繩纍纍團山之靈與二曜終始

徐母姜孺人墓誌銘

初翰林徐君受室於姜而與予同鄉舉子故得習翰
林君長者兄事之而稱姜孺人丘嫂云比入仕不相
聞問者久之翰林君既卒於官後十三年孺人亦以
天年終又三年其子文學來聘儼然手孺人狀過予
且拜且泣而請曰先慈棄不孝孤墓木可材矣而獨

墓下之石未有銘使其懿行泯泯無聞於世則孤之
大不孝也敢藉先君子之靈而以不朽之圖徼惠叔
父叔父其哀憐之語畢猶泣下不已予亦愴然不能
辭按狀徐姜並廣濟望族徐先世多顯者具翰林君
誌中而姜之先則學士公某按察副使公某爲最著
孺人父處士諱學魁母彭氏以正德丁丑三月三日
生孺人孺人自少端靜有異質七歲時處士授以孝
經列女傳諸書一二過輒強記成誦尋自工爲刺繡
辟纁諸女紅不假督誨處士益珍愛之偃蹇擇配得
翰林君大喜迎之館於家孺人待年及笄始歸奉舅

姑初舅氏竹谿公善積居富甲其里顧以好義樂施散去數千金季年貲用稍不繼賴孺人能任婦事力佐其姑馮孺人秉家卽盡解裝橐應之無難色用是得舅姑驩已又有所推貸諸昆季而不收其責諸昆季娣姒無不德孺人者至左右翰林君業儒尤不遺餘力已翰林君籍名諸生屢試輒異等嘉靖己酉舉禮經第一人邑長老舉手爲孺人賀曰相力多也孺人曰有尊人之義方在少婦何力焉未幾翰林君如京師未及對公車而聞馮孺人訃訃以歸視諸喪具井井辦治自孺人手無一遺憾因泣謝孺人微子

則吾不子何以生爲後翰林君見竹谿公春秋高意
不復出孺人從史之曰兩尊人教子與沾一命姑今
不逮矣幸舅氏尚健飯使猶噉噉漿菽不得分五斗
之奉以怡餘年後卽尊官厚祿能免於北嚮之悲乎
翰林君乃復就道入試南宮又不第謁選得邛州學
正竹谿公憚遠不能從之官第勅孺人與俱比至邛
日相嚮歔歔每一御時食輒涕下廢匕箸曰誰爲乃
公致此者蜀王欽好賢嘗宴翰林君而賜扇獨美
孺人見而異之此王家所爲修貢珍物也田間人罕
見因急遣蒼頭馳致竹谿公一舉目不忘舅氏類此

居再歲請得携聘兒先期東歸除舍宿酹以待翰林
君過家爲舅氏壽踰年君果遷翰林院孔目行未及
家而竹谿公已下世諸大事皆孺人身任之無不如
禮翰林君執執苦塊德孺人益深庚午服除補前官
僅數月病痺不起計至孺人哭累絕稍甦亟遣文學
往奔喪喪至則孺人過哀日爲盲矣文學爲謁醫治
之稍明孺人卒謝去不藥曰未亡人無天矣安用復
覩日月爲自是哭日夜不休目復盲嗟乎孺人賢孝
天性哉蓋莊事翰林君三十年嘗慮君胤嗣未廣而
買夏姬以進顧夏姬又不宜子而乳女孺人女其女

不知其夏出也居恒好儉素衣不厭澣味不求珍卽
毫釐圭撮不以闢出爲助翰林君廡至設具供賓祭
則務豐潔成禮每翰林君以垂橐入孺人益喜曰清
白吾志也自孀居失明以後怏怏不知有生人之樂
遇文學上食則泫然泣曰而父不共享矣上冢又泫
然泣曰爲我告而父未亡人目不能視丘隴手不能
薦羹湯與處夜臺等矣無何手足並痿卧起不越一
榻猶能呼女孫與說古賢婦節孝而申誠之諸近属
子弟來問疾則以次問所業而訓以耕讀勤儉及正
家之規人人拜以爲名言最後祝文學曰而外舅無

嗣而母老且死不忍其鬼餒卽百歲後行母塋其與
舅墓稍近幸兒孫毋相忘使得分杯羹之奠而毋瞑
矣無何孺人病眩燥亟執文學手欲訣而不能言遂
逝享年七十有一文學遵治命卽以其年十一月二
日奉孺人柩於青岡之麓藏焉男一卽文學來聘娶
呂某女女四長適胡濟次適邑諸生饒于京次適蘄
諸生張孚俱孺人出又次適邑諸生饒于豫夏姬出
孫男一長猷幼未聘孫女三長適郭惟圖次適邑諸
生周子禎次聘張某翰林君諱鰲字子極生平朴茂
端亮動不踰準繩而尤嗜性命之學鄉人多迂之而

君益自信庶幾獨行君子哉乃來聘又馴行孝謹嗜學信道有父風今旦起家貢籍謁選人待縣官用嗟乎孺人婦翰林君而內行敦母文學而家訓肅宗黨周親口津津誦義蓋可以不朽矣予姑志其大者而銘之銘曰

母也天只匪伊人只胡其降也以上元而歸也以上已待年而字笄何纒纒舉案而賓佩何墨墨庶履墓有餘軌而栢棬有餘旨以遺爾孫子青岡之丘望之若屺肆勒玄堂俾爾千祀

誥封一品夫人方母余氏墓誌銘

余夫人者太保大司馬嘉魚方公配也萬曆庚寅四月廿八日病卒於家太保公以訃聞請卹上卹之因卜兆得邑之蒲洲原將以明年春二月奉

命營葬事先期遣其伯子日中持狀越千里來造予問銘予惟太保公故文章家所與海內名公鉅儒不知其幾而獨問及不佞得無謂同郡故交傳諸惇史者有足徵乎謹按狀誌之夫人爲咸寧余鴻臚大川女母張氏以嘉靖己丑十月廿二日生夫人夫人始生適有二錦鷄來巢鴻臚君大異以爲瑞徵暨夫人離襁褓漸露異質鴻臚君時時摩其頂而珍愛之曰

女當大貴難其匹會己酉太保公喪其元配夫人周
因介媒氏約婚鴻臚君鴻臚君訢然曰女得倩矣遂
受聘而以夫人歸是時太保公業已舉進士出宰吳
中大邑顧獨節廉自喜家猶嗷嗷無厚資夫人益操
勤約佐之一切美衣鮮食不以自御而獨謹事贈太
保公孔夫人二十餘年無惰容無違志接諸姑娣姒
曲有禮意宗鄴內外皆資之其後身處貴重而猶不
忘布素之風蚤夜率諸女奴親蠶績及染澣紉補諸
織嗇以爲常晚年性益好施往往急人之私而不自
德每爲邑中甃廢橋梁壞道不惜厚貲頃歲荐饑民

大疫夫人閔然傷之勅諸子分視四竟設糜鋪饑藥
餌其疹者而薰裡其尊者四竟之頌蓋洋洋焉初太
保公浮沈郡邑每踰期不調夫人每以義命安之謂
公生平直道事人不習爲巧宦乃屈伸倚伏非人所
逆觀也豈守令能國公乎久之公歷藩臬大夫開府
遼陽雲中兩大鎮則夫人進曰公天下才今且秉旄
仗鉞鎮靜封疆不可謂不遇矣第聞邊氓久困將吏
習宴安不武公其竭股肱之力一振之使諸邊息馬
解甲紆主上西顧憂卽將相之業可坐而定也公
豈有意乎太保公心壯其言乃所爲戰守方畧則已

彈慮畢智先圖之矣公在邊鎮數年虜畏公天威交臂輸款秋毫無所犯語在雲中處降錄無何晉兵部尚書總督薊門戎事又數年主上高其夾輔之功賞賚殊特詔入掌邦政累加太保兼太子太保賜璽書追爵公祖父母父母皆一品而夫人則自安人淑人益封至一品夫人又錄蔭其三子授文武侍從官夫人拜命益恭因又進曰公力竭矣主上眷遇公亦無以加矣嘗聞古大臣知止足而戒盛滿公益乘時自引云保有完名乎卽一日不去恐忌者從其後矣公慨然改容謂夫人有遠覽明日遂

上疏乞骸骨歸主上亟下溫旨眷留之顧公歸志已決疏累上乃得告嗟乎夫人筭而相室內行純備難矣至又諱義命審出處大節而成太保公去就完名豈帟綹之內所嘗習哉蓋其性深沈敏慧得之天者獨粹固宜其福祿厚子孫衆多如是未艾也卒之日天年六十有二太保公哭之慟曰天喪吾良友乎生四男子長卽日中授錦衣衛千戶尋中武舉第三陞本衛指揮同知娶魯氏繼娶楊氏次日明任右軍都督府都事娶魏氏繼余氏次日興任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娶某氏次日接順天府儒學生貢娶某

氏女二長適漢陽蕭翰林以占之子丁泰次適蒲圻
謝司馬懋珍之子廷蘭俱庠生孫男五弘基弘緒弘
謨弘德弘瑞女孫二長聘蒲圻御史大夫謝仲南之
孫某次聘蒲圻少叅謝叔蒙之孫某太保公諱逢時
字行之自號櫟野子銘曰

夫人誕鍾異靈行侍嘉耦倫分既敦幾微若剖言合
古先匪帝自口是宜爲上公妻爲象賢母多福是膺
五章非偶功成身退幾哲天牖踰耆而逝胡不臻上
壽卹恩自天賁尔丘阜生榮歿哀覆載齊久魚獄蒲
原貞珉不朽

唐垂仁天皇
文部卷之二